

THE
S A B B A T H
Its Meaning for Modern Man

安息日的真谛



THE
S A B B A T H
Its Meaning for Modern Man

安息日的真谛

赫舍尔(Abraham Joshua Heschel) 著
邓元尉 译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息日的真谛/(美)赫舍尔(Abraham Joshua Heschel)著;
邓元尉译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3.8
ISBN 978-7-5426-4219-6

I. ①安… II. ①赫… ②邓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5788 号

安息日的真谛

著 者 / 赫舍尔

译 者 / 邓元尉

特约编辑 / 徐志跃

责任编辑 / 邱 红

美术设计 / 豫 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00 千字

印 张 / 5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4219-6/G·1258

定 价 / 28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。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-55032807

THE SABBATH by Abraham Joshua Heschel
Copyright ©1951 by Abraham Joshua Heschel
Copyright renewed ©1979 by Sylvia Heschel,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by Sylvia Heschel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 York.

中文译稿文字由校园书房出版社授权使用

“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。”

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21 节

目录

前言:时间的建筑学	6
-----------------	---

Part ①

1 时间的殿堂	22
2 超越文明	40

Part ②

3 空间的光辉	52
4 惟独天国,别无一物?	64
5 “你是惟一”	72
6 日子同在一起	80



Part ③

7 永恒寓于一日	90
8 直观永恒	100
9 时间中的圣洁	108
10 务要贪恋	116
跋：圣化时间	124
附录：父亲的安息日	135
附注	148
译注	175

THE
S A B B A T H
Its Meaning for Modern Man

安息日的真谛

赫舍尔(Abraham Joshua Heschel) 著
邓元尉 译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目录

前言:时间的建筑学	6
-----------------	---

Part ①

1 时间的殿堂	22
2 超越文明	40

Part ②

3 空间的光辉	52
4 惟独天国,别无一物?	64
5 “你是惟一”	72
6 日子同在一起	80



Part ③

7 永恒寓于一日 90

8 直观永恒 100

9 时间中的圣洁 108

10 务要贪恋 116

跋：圣化时间 124

附录：父亲的安息日 135

附注 148

译注 175



前言：时间的建筑学

神秘主义者期待上帝创造一个圣地，无论是圣山或圣泉，随后在其上建造一间圣所。然而，就圣经而言，天地建造完成后，最先出现的却是那时间中的圣洁，也就是安息日。

科

技文明就是人类对空间的征服。但这样的征服，往往得牺牲一种基本的存在要素，这要素就是时间。处身科技文明中的我们，以时间换取空间；生活的主要目标即是在这空间世界里扩展自己的权力。然而，拥有得愈多，并不表示愈真实地存在。我们在这空间世界所获得的权力，在时间的疆界上戛然而止；惟有时间才是存在的核心。¹

控制这空间世界固然是我们人类担负的一项任务，然而，如果我们在空间之域争取权力的同时，却失落了对时间之域的一切渴望，危机就此诞生。在时间之域中，生命的目标不是拥有，而是存在；不是占有，而是施予；不是控制，而是分享；不是征服，而是和谐共处。一旦对空间的控制、对空间之物²的攫取，成为我们惟一的关注，生命就走上了岔路。

没有任何事物比权力更为有用，但也没有任何事物较权力更加可惧。过去，我们常常因为缺乏权力而受到剥削；如今，剥削我们的却是权力所带来的威胁。

热爱工作确实能带来快乐,然而当我们在工作中贪得无厌,却会跌入悲惨的境地。汲汲营营的心壶在利益之泉中破碎;世人若出卖自己,甘受物的奴役,便会成为这利益之泉中破碎的器皿。

科技文明根源于人心渴望征服与管理各种自然力量;工具的制作、纺织与耕作的技艺、房舍的建造、航海的技术——这一切都在人类的空间环境中不断取得进展。时至今日,空间之物已占据人们的心思意念,影响所及,包括众人的一切活动,即便诸般宗教也经常受到如此的观念所宰制。神祇居住在空间之中,置身于特定所在,诸如群山、众林、或树或石,这些有神祇居住的地方特别被当作是圣所。神祇总与某一独特的地点密不可分。“神圣”这个特质被视为与空间之物有所关联,因此,首要的问题是:神在什么地方?人们狂热拥护这个观念,认为上帝就显现在宇宙当中,结果却因此认定上帝只显现于空间之中、而非时间里面,显现于自然、而非历史,仿佛上帝只是物、不是灵。

甚至泛神论的哲学也是一种空间宗教:至高的存在被认为就是无限空间本身。“神即自然”^②,上帝的属性就是向外延伸的空间,而不是时间。对斯宾诺莎

(Spinoza)^[3]而言,时间仅止是一种偶然运动,一种思维模式。他并且打算以几何学这种空间科学来建构哲学,这意味着他拥有的是一个空间取向的心智。

初民的心智很难不借助于想像力来理解一个观念,而想像力正是驰骋于空间之域。诸神必定有其可见的形像,没有形像的地方就没有神灵。对圣像的崇敬,对圣山或圣所的崇敬,并不只是为多数宗教所固有,更是存在于千代万国的世人心中,不论他是虔诚的人、迷信的人,抑或反对宗教的人。所有人尽皆不断向国旗、忠烈祠、为君王或民族英雄而立的纪念碑,宣誓他们的忠诚。无论何处,对忠烈祠的侮辱都被视为是种褻渎,使得忠烈祠本身变得如此重要,所纪念的事物世人反倒任其遭到遗忘。纪念促成了遗忘,手段取消了目的。因为,空间之物任由世人摆布;纵然这些事物极其神圣而不能玷污,却无法保证不为人所利用。为抓住神圣的特质,为使神灵永远临在,世人遂塑造神灵的形像。但是,一位可被塑形的神,一位可被局限的神,不过是人的影子罢了。

空间的光辉,与空间之物的华美,在在使我们着迷。物,是一种拖累人们心神、宰制我们全副心思的东

西。我们的想像力倾向于将一切概念形像化；在每日生活中，我们首要关注于感官所向我们表明之物，关注于眼目所见、十指所触之物。对我们来说，实在就是物性(thinghood)，由占据空间一隅的物质所构成；就连上帝也被多数人设想为一种物。

我们唯物是瞻，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看不见整个实在，以致我们无法认出：物只是物，物实际上只是材料。显而易见的，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时间时，那无物性、非物质的时间，于我们而言就好像毫无实在可言。²

的确，我们知道如何应付空间，但在面对时间时，非得使之臣服于空间之下，否则我们将手足无措。大部分人辛勤劳动，仿佛只是为着空间之物而作，至终，我们在被迫直视时间的面容时会惊骇不已，受困于对时间深植不移的恐惧中。³ 我们遭受时间的讥笑，它就像是只老奸巨猾的怪物，张开熔炉般的大嘴，一口口吞噬人生的每一寸光阴，将之焚烧殆尽。于是，我们在时间面前退缩，逃到空间之物那儿寻求荫蔽。我们将自己无力实践的意图寄望于空间之上；于是，财产象征了我们的压抑，庆典象征了我们的挫败。但空间之物无法防火，它们只会火上加油。难道，拥有财货的喜悦，